



伊萬·尼古林
俄羅斯的水兵

林古尼·萬伊
兵水的斯羅俄

著夫約維羅梭

行發店書北東

伊萬·尼古林
俄羅斯的水兵

著者 梭羅維約夫
出版者 東北書店

總店
分店

哈爾濱道裏地段街
佳木斯齊齊哈爾牡丹江
延吉北安白城子
通化赤峰

經售者
印刷者

各地東北書店支店
及東北書店分銷處
東北日報二廠

每冊定價 四〇〇元

民國卅六年十二月初版，5000佳。

路上

海軍是不喜歡單身旅行的，而且也不會單身旅行。他一離開親愛的帆布制服和無縫滑的帽子，便覺得寂寞——沒有人可以一道回憶一下克羅斯達和西伐爾托波爾的共同友人了，一道議論軍艦了，一道用力地打撲克牌了。

尼古林在自己的車中從這頭到那頭走了一趟，可是在乘客中間沒有看見一個海軍。他很感傷，便坐在小窗戶口。

火車一進站，剛剛把速度緩慢下來，尼古林便跳到站台上，沿着列車走起來，暗中懷着能遇到自己人的希望。

他很幸運。還是在很遠處他就看見了一個紅海軍。

『好啊！』

『啊，朋友，好啊！到哪兒去，打哪兒來？』

海軍是用不了多少時間的——經過五分鐘便成相識，經過十分鐘便成——朋友。在響了兩下鈴之前，尼古林已經曉得了自己新朋友的一切：名字叫華西里，姓克雷格夫，住過醫院，現在是返歸黑海。

的海上隊伍中去。

「呸，這樣吧，華圖——」尼古林說。「朋友，拿起自己的行軍袋，到我們的車裏去吧。」
到下一站，他們出去溜達，又調到了三團——瓦西利·克茲市曹夫、菲里普·哈爾麥柯和查哈爾·福米喬夫。如果在任何一輛車內，已經擁擠着五個海軍，那末其餘的海軍一定都從自己的車中搬到這輛車裏來。事情果然如此——尼柯萊·樹柯夫很快就聯合到這一羣快活人中來了，以後是謝列布里亞科夫和孔諾瓦洛夫，再下去尼古林也熬不過來了。在每一站上都有數無數滑溜的人鑽進門口，發出問題：

「我們船上的人坐在這兒嗎？」

「在這兒！」大家喊着回答。「來吧，下鋪吧！」

於是，在車中還沒有宣告客滿之前，就一直鋪下鋪啊和上鋪啊。尼古林開心地說道：

「弟兄們，我們現在是可以補充一個分艦隊啦。」

「足夠啦！」福米喬夫應道。「二十四個人。整齊一組。」

「不夠！」克萊市曹夫大聲說。「不是個整數。二十五個人——那末才足夠一組。還差一個

人。」

門開了，彷彿是在回答克萊市曹夫的解釋，他——第二十五個海軍——進來了。

② 華西卑的機務。

③ 自以下來的意思。

「愛慕！」他一看見許多帆布制服和無遮沿的帽子就開口說。「看來，不是無緣無故把我引到這輛車裏來啊。聞出自己人的味來啦……」

看來他已經有五十歲了——鬚角蒼白，上下鬍子——是銀色。很適合自己的年歲，他的行裝並沒有打扮成年青人的樣子，但是很結實，儼樸，精細：他的右手提着一隻提箱，左手內——一把大茶壺，背上——一隻塞得滿滿的行軍袋。

「嗚嚇！」他說着，坐在下層的靠椅上，和孔諾瓦洛夫一並排。「出了一身汗……好啊，孩子們！」

「敬禮，老伯伯！」尼古林回答。而且是那末敏捷，「老伯伯」這三個字來的那末恰當，因此後來就沒有一個人再管老水兵叫過別的稱呼。

老伯伯打開水壺，聞了聞水蒸氣。

「還好。我還是在乘火車以前燒的茶呢。我想，還是燒好吧，否則我一坐到火車上——立刻就要喝茶。啊，孩子們，拿一隻杯子……」

當把茶倒到杯子裏以後，老伯伯解開行軍袋，拿出糖來。起初他只拿出來一小塊，只是給自己的；他的儉樸樣子說明了這個。但是四周坐的是海軍，是自己人啊！——老伯伯躊躇地環顧了紅海軍們一眼——於是海的自然現象，在他的心靈上超越了儼樸，也超越了一切其他的感情。他咕噥着，從行軍袋中把整個糖包拿出來，把糖倒在報紙上，每一個海軍送了一小塊。

誰也不願意在老伯伯面前下面子。於是都去打開小提箱，軍用包，軍用袋：一個人拿出的是牛

油，第二人——是腸子，第三人——是奶油，第四人——是烤肉。

茶喝完之後，尼古林把『力士』牌香烟放進了一個小圓盒子。二十五個人，二十五支香烟——沒有一個人感到不滿。

……如此這般地向前進。由於大家的默示承認，尼古林成了首領。老伯伯管理給養部份。在這種工作上，他顯出了是個做生意的巨匠，他對於任何貨色都明白它們的益處，購買起來比批發商人還精明：如果是已經炸好的魚，那末就要所有的四方鍋^①，如果是雞蛋——就要一百枚，如果是蔬菜或李子——就要連籃子一同包完。哈爾琴柯和孔諾瓦洛夫以快腿著名，便把照應開水的事付託他們。華霞·科雷洛夫也找到了一件事情——把大家的車票都交給他，叫他保存着，等查票時一齊交給查票員。

對於這個華霞還得另外講幾句話。他有一種非常的天才，便是迅速地和容易地和女孩子們成為相熟的人……火車還沒來得及停下，而華霞已經在站上了。過三分鐘，他便很快活地和當地來迎火車的車站上的女孩子們瞎談了，過五分鐘，便從口袋內掏出日記簿、鉛筆，記載下住址來。當第七分鐘時——汽笛一聲，火車前進，華霞一面跑着跳上火車去，然後從窗口幌着無遮擋的帽子，幌好久，直到揚旗外邊。

海軍們笑了。搗亂鬼和小丑樹柯夫比一切都特別多地使華霞難過。他顯出偽裝的可憐表情，搖

搖頭，嘆口氣說：

「啊呀，華霞，華霞，我真可憐你。免不了要給你撫養金了……」

科雷洛夫生氣了。

「你是混蛋和下流——除你之外不會再有別人！我根本不是爲了這個……」

「那末爲了什麼呢？」

「歡喜收到信件，可是我連一個親人也沒有。我以後從前方照着這些住址寫信，她們便答覆我現在明白了嗎？」

樹柯夫仍舊沒有安靜下去。

「暖轟！如果你照着所有的地址都去信——可要設一個郵局啦！」

這時老伯伯插口了。

「暖，搞什麼亂！孤苦伶仃的小夥子，你不明白嗎，怎麼？只會吡牙。華霞，不要聽他的，你只管向不論什麼地方寄信好了……」

以後應當是激烈的言詞，可是談話却在這兒終止了，因爲依照海軍的規矩，是不准許和上年紀的人開口的。

海軍們很尊重自己的老伯伯。怎麼能不尊重這個人呢，他在三十年以前便在特魯白茨柯伊艦隊的隻驅逐艦上服務，曾經到過阿納託里亞海⑤岸，和「米德日吉埃」和「布列司勞」的交換過鋼鐵的徽禮，親眼看見過黑海艦隊在諸伏羅西斯克的慘劇。老伯伯講述，他的父親便在軍艦上服務，至於祖

父——是近衛海軍的水兵——爲了保衛西伐斯托波爾，得過喬治十字章。

「從祖父開始我們便姓查霍熱夫了，」老伯伯講述。「我祖父從克里米戰場回來，他的胸前掛着十字章，口袋內——是完全退伍的證件，一百魯布的賞金，可是他沒有地方好去；他是孤兒。走進了一座村莊，停在井旁——喝口水。他看見——一個提着水桶的年青女人。很好看，白白的面孔，紅紅的兩腮。祖父對於對方的機會可沒有錯過。「借給我，——他說，——水桶喝點水。」一句跟一句，談話開始了。「丈夫在哪兒？」「打仗去啦，——沒有啦，就是沒有啦！」「我真可憐你，——」祖父說。「沒有男人料理家務是很困難的，大概也很寂寞。」年青的女人含着眼淚。「不用說啦！夜間全身都難過，直到天亮眼也不能閉。」於是祖父就說：「哪，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人，而且是在料理家務上，我可以弄得不會比任何人壞。你也不要想什麼別的人了——我也不比任何人壞。我還有一百魯布賞金——可以買一對牛，還可以買一匹馬。年青女人，你就把我帶回家去，做一個家務上的幫手吧。」他的眼是褐色的，黑鬍子，紅頭髮，胸前的十字章閃閃發光，勳章帶盤繞在——難道女人對於這種事能故意固執嗎？一句話，說服了。開始住下來了。於是我的祖父就永遠住在那個村莊裏了。可所有的鄰居都叫他「查霍熱夫」，因此我們的姓就成了那末個——查霍熱夫了。」

① 小亞細亞的古稱。

② 都是用舊的名字。

③ 即外國人的意思。

火車轟轟響着，開近車站。這是最後一個站頭——旅客的行程在這兒告終了。只有軍用車還可以向前開去。海軍們面臨着必需穿過前線的厄運。

埋在漆暗的黑暗中的車站上擠滿了軍人，都是些從醫院裏，或者休假期滿，或者是被派遣出來返防的。他們向每一列開向前方去的列車衝鋒。火車頭的汽笛聲，緩衝器的叮當聲，幾百人的腳步聲，呼叫，威嚇，咒罵——在黑暗中，這一切交織成了一片不調和的和恐慌的喧噪。尼古林環視了一下，聽了聽，搖搖頭。

「不成，朋友們，這樣事情是弄不好的。如果我們這樣分散活動——我們就要在這個車站上蹲上三天……要排成隊伍活動：哪——排隊——」

排上隊伍，依次報過數。

「這樣，」尼古林感動地說。「我們——是一隊人，很明白。我們是從一個醫院裏出來的。我——是隊長。現在我們到兵站司令處去要求迅速運送。」

計策成功了。兵站司令一看見二十五個身穿海軍制服的青年一點也沒有爭論。

「立刻把這些人運走！」他向副司令說。

正有一列輪送兵車準備向南開去，這列車上有幾輛空車。海軍們便佔據了其中的一輛。

兵站副司令說：

「本來這列車我們什麼人都不帶的。不過你們——是一隊，便成了例外。你們可是在路上要保護兵車的。只是可惜，你們沒有帶武器。」

『不用操心！』尼古林高興地回答。『如果發生什麼意外，我們徒手空拳也可以料理。』

他能想到嗎，他的話竟成了預兆！……

到前方去！到前方去！

吉班的草原在夜間很光榮地放散香氣！尼古林和查哈爾·福米喬夫應邀，坐在暖車的開着的門口，呼吸着這種濃鬱的柳蒿苗的香蓬和枯草的氣息。其餘的游軍們老早已已經躺下去睡了。

『這就是我在騎馬時接到的一封信！』福米喬夫用低暗的困難的聲調講述。『信封是頂頂普通的信封，可是我的心直往下墜。我驕慣打開。我覺得——是一封不祥的信……』

『這很可能，』尼古林同意，『好像它放出了眼淚的氣息。』

『不是眼淚，是血。』福米喬夫嚴厲地糾正。『如果僅僅是眼淚，我們可以忍住了。可是——血……』

他沉默下來，傾聽着車輛子的急驟調子。草原的上空，黑暗而透明的萬空，秋天的星星閃閃發光，有時它們被火車頭噴出的煙塵遮住。

『是血！』福米喬夫堅決地，用着極力重複說。『是在這封信裏寫着，何里亞和克喬姆，我的孩子們都被德國人打死了，把她自己弄成了殘廢。永遠不受個人形了。這就是這封信裏寫的話！……』

又沉默了。一個小站閃過去，也許是剛過房——你在黑暗中是看不清楚的。鐵橋在列車下面簡短

地和轟轟地響過，車輛的聲調又變成平均的了。

「你現在想怎樣過下去呢？」尼古林問。

「我不知道，」福米喬夫回答，「心上難過——不能忍耐。晝夜難過。我是一個強健的小夥子，一隻手可以拎起三普特東西，而目比我再和氣的小夥子也沒有了。純粹是一隻小牛，有一次，有一個醉漢開始騷人——我沒有理他，雖然只用一個手指頭就可以把他打傷，可是我急忙躲到旁邊去了。我想，他在發瘋，免得作孽；不過我一接到信，——自己連自己都不認識。我可怕地變成了瘋子。」

「這是不錯的，」尼古林沉思地說。「現在這樣的人很多……」

他向車箱深處仰了一下，用肩膀遮住風，吸起烟來。風從燃着的紙烟上吹起了火星，很快就把它們熄滅了。

「現在我有一個念頭，」福米喬夫又開口說。「我有一個上前線的念頭，和德國人們去打仗。噢，就是要打仗——我現在學會了去瞭解軍事計策，這是一件怪事——在未收到這封信之前，我一點什麼軍事計策也不會想。在我們的醫院裏睡着一個步兵上尉，是個好人。有一次，他說：「福米喬夫，現在給你一個戰術問題，兩翼是如此這般，砲火目標在那邊的某處，這兒是——磨坊，譬如說，這兒是山谷。敵人是一連人，你只有兩排人，你要進攻。應當怎麼辦呢，從哪兒開始呢？」我睜着眼睛，什麼也想不出來。可是自從接到信之後，我便只想到一個問題——如何可以巧妙地，有效地打弗利采。我納着想：「我到前線上。有三輛坦克車向我開過來，他們的機關槍從旁邊掃射。而右邊——是

——這塊介於太平洋和黑海之間的土地可是不平常；這是——過去有過千百萬生命，現在也有千百萬生命，將來還有千百萬生命的地方。有過祖先，還將有後代。生命——是一條河，是一條不論在什麼時候，不論在什麼地方都不會把自己的水流遮斷的河。這個簡單的思想令尼古林不安了，因為在自己的心內深處還有一個念頭——關於他個人的不死問題。他從自己的父親接受了生命，又傳給自己的兒子，——這就是不會斷絕！——他的靈魂上開始輕快，溫暖和光明了。『就是這樣！』他輕輕地說。『斷絕在什麼地方呢？沒有斷絕！』後來，尼古林的思想又轉到德國人身上去了，他輕蔑地微笑一下。『他們想要滅亡俄羅斯：如果你連一個單獨的人都不能從大地上根本除去，你還怎樣可以滅亡它呢——後代總是會傳留下來的！』

……慢慢地天亮了，雲氣朦朧的，潮濕的黎明光臨了。尼古林覺得自己帆布制服領上有了潮意。附近灌木叢和樹林的輪廓現出來了，遠遠整個大地上都籠罩着一層白色的冷霧——簡直像在海面上。但是在紫色的天上，光亮的圓子越來越擴大了，忽然間，耀眼的強烈的陽光透過雲霧，一直照進了尼古林的眼睛。太陽出來了。尼古林笑了出來：『好啊，親愛的太陽，這是結局啊！……』

其餘的海軍們一覺出到了早晨，都醒了；他們伸着懶腰，響亮地打着哈欠，走近開着的車門。鬧道房閃過去了；岔路上站着一個年青的女孩子，手執綠色的小旗。海軍們喊叫，揮動着無邊沿的帽子；她笑着，用小旗子回答。後來，當鬧道房和女孩子都消逝在轉彎處的時候，樹柯夫懸掛着英明人的粗野的眼睛，在科雷洛夫身上轉了半天：

『華霞，你怎麼打哈欠啊——沒有記下住址來嗎？嘩嘩，華霞，你沒想到火車會停下呀。』

老伯伯最後一個起身。他是個很適合年齡的人，壯實而又忙碌，對於女孩子，以及自然界的其他一切色彩都很輕視，認為這一切都是無用的東西，對人類毫無益處的東西。

『茶現在還熱，』他幻想地說。『來，解開行軍袋，到吃早飯的時候啦。』

但是發生了什麼意外，火車像磨牙齒一般吱吱響着，減低了速度，停下了。尼古林從車箱內探身出去，向一個閃跑過去的車隊員問道：

『什麼事？』

『聽說車軌被破壞啦。』

尼古林忽然用激烈的動作掩上車門，而且闔緊了它，僅僅留下一道狹縫。當他轉面向伙伴們時，他們立刻從他的臉上明白了一切，一句話也不用說。

『德國人嗎？』老伯伯問。

一排自動步槍的射擊聲回答了他。是的，這是德國人？尼古林從門縫中看見，他們正從小樹林中跑出來，不和諧地喊叫和開槍……

第一次戰鬥

尼古林用迅速的眼光投在伙伴們的蒼白臉上，明白，如果突然襲來的麻木狀態只要再延長半分鐘，——就要全體都毀滅了。

德國人喧鬧地在火車附近忙亂。

『臥倒！』尼古林向海軍們命令。『不許出聲。他們要是一開門——立刻便向毒蛇的頭上跳去，掙死！誰要是得到武器，——便向前挺進，向另外的人打去！』

大家臥倒，一聲也不出。喧鬧聲近來了，已經很清楚地分辨出德國人個別的語聲了。福米喬夫忽然站起來。

『你幹什麼？』尼古林絲絲地說。

『計策！』福米喬夫用熱情的低聲回答。『想出計策來啦。應當騙他們進火車來。我們在這兒容易捉他們！』

於是他開始敏捷地把乾草向海軍的身上蓋去。

他恰好及時做完了。德國人的語聲已經簡直在車旁了，車門響動了。

『×××，×××！』一個陌生的可憎的聲音發出。『到這兒來！』

一點回答的聲音也沒有，沒有一點響聲。德國人咕噥着爬進了暖車——前頭是兩個，他們後面還有兩個。其餘的人在車門旁邊的路上等着。

尼古林一直看見自己面前有一雙×××的粗腿，打着裹腿，投着後跟帶着紅色污泥的破靴。他用猛烈的動作拉住×××的雙足向自己拖來。×××短促地叫了一聲，面孔向下倒下去了，就在一霎眼功夫，他的自動槍已經到了科雷洛夫手裏。福米喬夫跳起來，抓住靠近的×××的肩膀，用拳頭向太陽穴上打去，——×××的口裏，鼻子裏都冒出血來，他被這種可怕的連續打擊給打死了，倒下去。

